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六十七 經部

春秋提綱卷八

宋 陳則通 撰

盟會門

内大夫及外大夫盟會例

文二年公孫敖會晉士縠于垂隴　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十有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宣十有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有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十有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十有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二十有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

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

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九年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

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

許人曹人于虢　十有一年季孫意如會晉

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慭　二十有五年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二十有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十有一年季孫意如會荀躒于適歴　三十有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嗚呼文武不興而周道衰桓文不作而霸業微隱桓之春秋諸侯紛紛莫之適從自莊十三年以迄于僖之末主諸侯之權者在霸主自文元年以迄襄之末盜霸主之權者在大夫自襄之末以迄于哀之獲麟奸霸主之權者在夷狄文公以前有公及外大夫盟者有內大夫及諸侯盟者此皆大夫專政之漸而內外大夫無交相盟會者大夫交相盟會則天下之霸不在諸侯而在大夫矣翟泉一會罅隙已開晉魯二君俱怠於政晉以處

父士穀趙盾當諸侯魯以公孫敖公子遂當諸侯春秋世道為之一變列國大夫相視而起垂隴之盟晉魯二卿宛然與諸侯講玉帛之好當時大夫之會猶有諸侯未聞大夫專敵大夫者襄仲趙盾之於衡雍叔仲郤缺之於承筐孟獻子高固之於無婁穀之會叔孫僑如之敵荀首扈之會季孫文子之敵郤犨柯之會叔孫豹子之敵士匄此則大夫之敵大夫者矣然不過兩國之大夫也猶未見其大夫盜霸主之權者也蓋自趙盾以諸

侯霸以一大夫敵諸侯天下之勢已向於大夫郤克以大夫霸以一大夫敵衆大夫天下之勢始成乎大夫文七年之盟扈經不列諸侯之序不出趙盾之名志春秋世變之一變也十四年新城之盟同授趙盾以政始列諸侯之序始出趙盾之名而盾始得以霸諸侯矣愚嘗論晉卿世霸未嘗不倣召陵城濮之故事特桓文用此以制夷狄晉大夫用此以制中國耳諸侯會于新城之歲趙盾納捷菑于邾至其城下弗納而還凛然有召陵

整兵不犯之意雖小大之不侔皆所以示天下諸侯義也專盟專會專伐專救愚弄晉國之權于掌股之上桃園之事晉國晏然而不揺諸侯畏之而不動霸權之屬盾久矣趙盾侵陳於宣之六年明年晉侯親為黑壤之會越二年又親為扈之會則趙盾之已卒也盾之卒晉人雖能收其權而不屬之大夫不能不縱其權而屬之夷狄楚盟于辰陵晉會于欑函顛之倒之莫此為甚趙盾忠不足而飭有餘行不及而才過之使趙盾尚在鄭

之役必不至此盖前此有盾以霸今則無盾以霸也宣子能為中國之輕重如此哉雖然趙盾以諸侯霸天下之勢雖向乎大夫而猶未成乎大夫盾没晉大夫不敢大會諸侯皆得以大會其大夫則郤克其首也天下之勢始成乎大夫矣晉自邲之敗舍楚而謀齊郤克承乃祖之烈其族又大銜一笑之忿與四國之師以七大夫戰一齊侯若以匹敵齊之君猶晉之君也敗在齊侯辱在晉君甚矣鞌之役非晉之福也城濮之役一戰而勝

則霸在晉侯鞌之役一戰而勝則霸在大夫晉大夫強而列國之大夫強迄春秋不可復制矣雖然是役也及國佐盟于袁婁七卿俱盟而所以受盟者一國佐也猶未有一大夫盟列國之大夫也未有一大夫會列國之大夫也後此蟲牢馬陵蒲戚之盟盟在晉侯權在大夫大夫有其權未見有其事也成十六年將為鄢陵之戰則十五年先為鍾離之會士燮之賢不容不處於危疑之地七國大夫自會而又會吳入春秋來大夫所未有

之事會江人黄人于貫者齊桓之霸也會秦人于温者晉文之霸也會吴于鍾離者晉大夫之霸也霸業愈降而愈下世道愈降而愈趨也悼公雖賢其齒猶未不能不倚大夫以為重虛朾首會我以孟孫來齊以崔杼會習以為常故歩未改二戚之會莒鄫主之大合諸侯之老為虎牢之城此與公會齊宋鄭曹于桯而下書城楚丘公會齊宋陳衛于鹹而下書城緣陵者同一例第春秋於虎牢之城而書遂則罪大夫之專霸權也然自鍾

離以後大夫專列國之會而未見其專列國之盟也雞澤之役諸侯既盟而復使大夫盟諸侯自此始以盟會授大夫矣邢丘之會魯國之君不得與向之會魯之二卿皆得從戚之會舍君而臣是助此皆大夫黨大夫之效也悼公雖有五會三駕之績大抵以大夫之霸分之悼公没吾復奚望邢郤克怒齊而盟袁婁荀罃怒齊而會戚荀偃怒齊而盟溴梁雖諸侯之在會不顧也列國盟會惟大夫之喜怒是從尚謂晉有君乎雞澤之役書

諸侯之大夫盟罪在諸侯也罪諸侯與大夫以霸也溴梁之役書大夫盟罪在大夫也罪大夫奪霸主之霸也諸侯以霸權與大夫則大夫以霸權與夷狄宋之盟大勢所趨可得已乎向戌善于文子又善于子木所以媒南北之好趙武善於屈建所以尸西門之盟大夫既得與列國之大夫盟遂敢與夷狄之大夫盟春秋之義臣無竟外之交何得爾也虢之會再讀舊書申之會晝有諸侯欲夷狄不奸霸主之權可得已乎鄗衍黄池識者

有以覘其他日淳于之城奴諸侯以事毋家扈之會適歷之會黨賊臣以逐君父大夫之罪春秋所誅厥愸之會謀滅國者大夫也黄父之會謀納王者大夫也大夫之功春秋所録嗚呼此亦奚功春秋正以悲天下之無諸侯也成周之城魏舒南面則三家分晉之事作矣大夫盟會之筆絶矣子不觀春秋之筆予楚於宋魯之盟不書爵秦於霸主之盟沒君臣吴書會而不書盟越終春秋不書會此聖人定中國夷狄之分也諸侯之盟則

如葵丘踐土之法諸侯及大夫盟則如翟泉新城之法大夫自盟或序諸侯或總諸侯以臨之此聖人正諸侯大夫之分也嗚呼春秋之筆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侵伐例

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

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宣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十有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

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

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嗚呼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曰世子周制也公之子視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視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執皮帛以朝會焉其賔之則以上卿之禮亦周制也諸侯老者疾者廹於朝聘會盟征伐之期有天子

之命不敢後是以其世子來春秋諸侯不聞天子之命是從奔走強令不敢寧居跋涉蒙犯已不能往則使世子代之曹伯終生疾而使世子射姑朝宋公固疾而使世子成會衛侯速疾而使世子臧代夫世子以朝夕視君膳奉社稷之粢盛者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其忍舍君父而他之乎使蔡般許止類有欲速之志則有由然也齊靈怙其強大恥為晉役當悼公五會三駕之年諸侯麇至齊世子光實來于戲以前凡有盟會

猶尾於諸侯戍虎牢盟亳城北會蕭魚胡為蹶寘於諸小國之上陳欵鄭華在齊桓之會者不聞至此不思世子既同於諸侯齊君將置之何所晉悼方明曷亦為人父子計光列諸侯齊人不以藉口乎嗚呼吾讀春秋諸侯世子之序而甚有感於周官班爵之法

公及外大夫盟會例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二十有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

僖十有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二十有九年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
十有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
十有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
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三年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有一年己丑及郤犨盟

襄七年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五年及向戌盟于劉

二十有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

澶淵

嗚呼春秋書諸侯之盟譏之也諸侯及大夫盟譏之又譏也在諸侯則譏在魯則諱諱魯所以尊魯也又孰知諱魯所以譏魯也春秋書公於霸主之盟例不書及而書會以其霸主也霸主欲而我從之也公於大夫盟例不書會而書及以其我君也我君欲而大夫從之也始會幽而沒公則魯為之諱再會幽而書公則魯不為之諱此天下有霸而諸侯之始合也自幽以後凡霸主之

大盟皆書會至皐鼬之盟始書及則天下之無霸而諸侯之始散也公始得以行其所欲也或曰公會霸主盟則從霸主之欲如長樗之盟尚有我君欲而霸主從之者公及大夫盟則從我公之欲其間豈無大夫欲之公不得已而從之者乎曰有之矣浮來之盟公欲平紀也蔇之盟公欲納糾也蜀之盟公欲完魯也春秋書公則欲之者公也宿之盟宋人主之也防之盟高傒主之也晉處父之盟處父主之也荀庚郤犨良夫林父之盟則

四大夫主之也春秋沒公則欲之者大夫也主在大夫而沒公所以深諱之也猶書及者若我公之所欲而不與其從大夫之欲也沒公則見其欲盟之非吾公也若夫有諸侯在焉或不書及而書會無傷也齊之盟必諸侯在而書會而沒公者諱盟楚之始也翟泉之盟有王子在而書會而沒公者諱盟列國大夫之始也盟洮向而書會一大夫也而一莒衛之君也盟扈盟新城而書會一大夫也而衆列國之君也有諸侯在盟而書會無

傷也非諸侯而但其大夫雖霸主之貴卿不與其欲之矣春秋辨貴賤之等而明隆殺之分也不然春秋書公於大夫之盟例書及豈皆公之所欲而非大夫之所欲者邪吾故曰內書公則權在公也內没公則權在大夫也外稱使則權在彼國之君也鄭伯使弟語衛侯使良夫之類是也此兩國前定之辭也外不稱使則權亦在彼國之大夫也齊高子宋華孫之類是也此臨期定盟之辭也春秋皆不書及者彼之納盟於我者也雖然美

惡之事褒貶之法則有春秋在也
內大夫及諸侯盟會例
桓十有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莊十有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
侯宋公盟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

垂隴

七年公孫敖如莒莅盟

十有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公子

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宣十有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十有八年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

崔杼同盟于虛打

襄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

人于邢丘

昭七年叔孫婼如齊莅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有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十有一年叔還如鄭莅盟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

嗚呼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諸侯不可以抗王室猶大夫不可以抗諸侯公及大夫盟春秋率多諱之嗚呼豈春秋特為魯諱哉魯人為之諱春秋亦從為之諱抑不特魯人以此諱之也諸侯亦以此諱之也吾觀内大夫盟外諸侯未甞不慼於春秋之世變焉桓莊僖文之大夫不可以敵諸侯諸侯猶以為愢宣成襄之大夫皆可以

敵諸侯諸侯反以為喜昭定哀之大夫皆可以加小國之君小國之君深以為畏其始也以為愧其後也以為喜又其後也以為畏大夫之勢寖長寖大而莫之遏也在禮卿不得會公侯會伯子男春秋之初古風未盡澌滅人心猶有羞惡一犯非禮則顏忸怩而心不寧內大夫未有盟諸侯而盟諸侯者自柔始公亦自知其無禮於宋也親往五會以謝宋竟不一釋憾於宋甚則舍玉帛而事干戈柔之盟所以致宋之戰也公子結媵陳人

之婦則禮失之畀盟齊宋之君則禮失之抗盟歃未乾西鄙蒙伐大夫出疆有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吾見專之害而未見專之利也雖然折之盟有陳侯敵宋公而柔不免得罪於宋鄄之盟有宋公敵齊侯而結未免得罪於齊我大夫未有特會諸侯者也特會諸侯者自敖始讀春秋至此宜大夫之可以敵晉侯也會戚之明年我公如晉晉使處父盟公以報之處父盟公魯以為諱則敖之會晉晉亦以為諱明矣内大夫之列於諸侯始

於公孫敖外大夫之列於諸侯始於士縠此特晉魯二君養患以為此諸侯未必以為是也陽穀之會季孫文子將求盟于齊也而弗及盟此君也彼大夫也齊弗肯以及我也此時實有疾齊若不聞受襄仲之賂然後受郪丘之盟既盟而悔臨我以兵又以聲我襄仲抗盟之罪不得魯君之盟穀不止也大夫抗盟諸侯皆有羞惡之心而君臣冠屨之分未至蕩然也宣公折節事齊公盟公會而公往朝之末年鼓舞少倦然後使我歸父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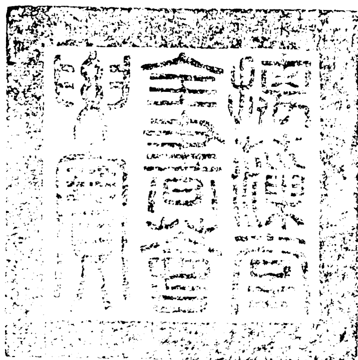
城濮以來公未嘗往會于楚公未嘗往盟于楚事勢張皇然後使我歸父會重則以我公行輕則以大夫往大夫之權未張也晉人失魯者十有六年斷道之盟喜於得魯赤棘之役魯以歸父而疑晉魯也請盟晉也受之惟以得魯為喜不暇以盟大夫為疑沙隨而君辱苕丘而臣辱晉人於是再失魯矣郤犫告於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自此晉人不敢輕視魯之大夫虛朾之盟我仲孫往會晉人喜魯卿之再

來不暇以魯君為請則僑如之言正以譖獻子也反以譽獻子也借曰是盟魯有仲孫齊有崔杼匹也邢丘之役我公在晉晉侯舍君而臣是會借曰齊宋衛之大夫可以敵武子然魯君不在猶可藉口有魯君在而辱使其大夫寡君懼矣吾然後知晉得魯君反以為常得魯卿反以為喜也盟宋以後公不從諸侯盟者十有八年平丘以後公不從諸侯盟者二十有三年祲祥之盟拔之盟魯惟從事於一邾而已惟大夫書會書及而已襄

十一年作三軍而公室分為三昭五年舍中軍而公室分為四貪惏無厭浸及鄰國鄟東沂西之田蠶食而𫉬取之猶未快也至其國要其君邾不得已低首下心而就之盟雖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始以三卿伐之繼以二卿盟之無乃陵小子怒於室而色於市市人亦望而畏之者也或曰子論大夫之盟諸侯而春秋世變猶未詳也曰文七年如莒莅盟昭七年如齊莅盟修鄰好也於春秋之世變無與也季友莅盟事齊之始

也敖會于戚事晉之始也遂盟鄟丘舍晉事齊之始也歸父會穀舍齊兩事晉楚之始也叔弓會陳舍楚兩事晉吳之始也叔還莅盟背晉事齊及事吳之始也嗚呼春秋世變於此乎起亦於此乎止也

春秋提綱卷八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葉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提綱卷十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六十八　經部

春秋提綱卷九

宋　陳則通　撰

雜例門

春秋王室

嗚呼吾於詩之二南而知雅頌之所以興吾於詩之二變雅而知春秋之所以作白華車舝瞻卬召旻之詩太任太姒之家法蕩然矣自古豈有家不正而天下定者邪詩述西周之盛自文王以下正始之基也春秋著東

周之衰自平王以下返始之本也詩春秋之作此周之所以為東西者歟攷其盛衰之由明其得失之迹則齊家二字乃詩春秋之大綱領也春秋撥亂返正之書蓋於隱公之元年三致意焉並后匹嫡春秋之戒也立子以貴不以長以長不以賢春秋之法也元年正月即位不書兄不宜讓而讓也鄭伯克段段不書弟弟不宜爭而爭也宰咺歸賵仲子不稱夫人而稱字妾不宜僭而僭者也一而再再而三獨拳拳於隱公初年之簡則元

年以後之筆可知矣周治之正始無有過是者雖然有
關雎之后妃則有鵲巢之夫人周實不正於諸侯乎何
誅矣春秋以來宋魯有公族之患齊晉有世卿之患當
時之患無國無之二百四十二年間周室無他變特生
於並后匹嫡之事耳平王之始於春秋也以此故敬王
之終於春秋也亦以此故葢自檿弧箕服之謡起赫赫
宗周誰實壞之申后失其尊世子失其嫡讀小弁之詩
千載而下使人憤惋而不平也平王身及之而身為之

上屈王宰下賵人妾不念伯服之於周而反啟桓公之於魯借曰既耄小弁之詩忘乎哉抑人亦有言前舟溺後舟不可繼桓王可以鑒之矣有世子之嫡有子儀之愛於是有周公黑肩之謀若無辛伯莊其危哉此桓王不鑒其父而貽禍其子者也莊王可以深鑒之矣有王姚之嬖有子頹之寵於是有五大夫之亂若無鄭虢惠其危哉此莊王不鑒其身而貽禍其孫者也嗚呼若惠王者可以痛念而疾懲之矣三折肱知為良醫何乃婦

言是用從廢長立少之謀濁亂周室者二十年用是會于首止用是盟于洮用是出居于鄭若前乎無齊則襄不得立後乎無晉則襄不得歸此皆惠王不監於乃祖乃身而貽禍其子者也自幽之三年王昵褒姒至魯僖之二十四年襄入王城一百六十六年間周更七王大抵並后匹嫡禍亂相尋之日也襄王立蠻夷為天下之母居鄭之禍亦自取之止沸去薪魯不動念我文公之五年使召伯會葬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成一成風之妾

卒使敬嬴傚其事於他日則襄王實啟之也周不能已
禍於周而每每篤其禍於魯可歎也夫自襄以後百一
十餘年王室少事其間王子有專戮宣十五之罪而弗誅
王弟無始禍襄三十之謀而見殺此皆天王不善於齊家
之過至昭之二十有二年又踐惠襄之故步而甚之者
也穆后太子相繼即世東宮之器擁虛者八年於是動
賓起之邪謀於是生子朝之禍心雄雞斷尾之喻王不
許以言而許以意則天王之欲立子朝久矣特畏劉單

諸人而不敢發也嗚呼惠襄以前皆事當其身而不悟乃欲責景王逺監百一十餘年之事亦難矣攷之王室更四大變皆以並后匹嫡之故外是周豈有他患哉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春秋書王而冠以天父子夫婦之天且不正若臣若民之天將復奚恃哉然則春秋之書愧天子也或曰王室之禍莫酷於惠襄子頽子帶皆不見於經而子朝獨見於經何故曰惠襄之時有齊桓晉文在百子頽子帶輩無能為周室害也經不書

恃天下之有霸也至景王以後晉少懦矣王室將聽命於陪臣矣徵會於諸侯曰期以明年會于黄父將納王也又曰期以明年卒使王室蠢蠢然至十有八年而後定聖人於此深以子朝為憂經書子朝悲天下之無霸也晉政多門紛紛之不暇而莫之主也春秋之書曰王室亂前乎桓文之霸所未見之文也吁豈特王室亂而已哉

春秋書公

嗚呼先王五等之爵紊亂而至於春秋極矣夫自夏商以前未聞也分土惟三建爵惟五其昉於武王崇德報功之時乎然當是時受王命爵上公者有幾唯是天子之老則稱公周室之客則稱公望太公也而為師旦周公也而為宰二公有大勲勞於王家世公之爵初不為過書稱齊侯呂伋詩稱乃命魯侯則呂伋禽父猶以其子不得世其爵况其後之魯若玄者乎春秋以前有衛武公者有鄭武公者縣外之諸侯入相天子者也春秋

以後有祭公州公者有虞公宰周公者縣内之諸侯夾輔王室者也舍是無稱公者矣武王以胡公不淫使封諸陳以備三恪其後陳平為侯杞夏之餘也東樓公始封之君也其後子孫之見於春秋者自侯而書伯自伯而書子安在其為公也哉若陳若杞雖能身公爵於其初而不能世公爵於其後王賓且爾矧在諸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終始得稱公者惟宋為然蓋以武王伐殷作周之故舍是而稱公者皆僭矣魯隱之父曰惠侯其

正也入春秋之初年書曰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緣此諸侯爵無尊卑國無大小例稱之曰公則息姑實俑之也魯不特以不正之號加之父而又以不正之號加之祖自稱於諸侯則曰徼福於周公魯公周公魯公未聞其有此也齊又效尤之曰徼福於太公丁公太公丁公未聞其有此也獨晉仇生爵為侯歿謚為侯其後世之子孫循是而曰我先君文侯此意猶古文襄以下何不視此為的邪考春秋七十二國之君不干先王之典

禮不柰先王之封爵無得罪於春秋者獨蔡季桓十七忠於桓侯耳其他則聖人先卒以爵後葬以公其能逃一字之斧鉞哉吁天子若能守先王之法度則不至是吾觀虢公晉侯朝王王賜之玉五瑴馬三匹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虢公也晉侯也而等是賜也諸侯象之其又何誅焉雖然諸侯之僭尚可言也鄭伯也而謂之公伯有其大夫也家臣或以公呼之矣大夫之僭不可言也吁先王封爵至於流弊之極尤有不忍言者蠢

玆荆蠻謂諸侯無疑於公之號則已無疑於王之號入陳之舉哆然以諸侯縣公為辭則當時之諸侯弟班於其國之大夫爾抑人亦有言冠冕雖敝不可加足公爵雖輕不可加之其國之大夫吾不知息公子朱葉公諸梁蔡公棄疾彼何為者也王不為公而重其號卒亦不自重其號魯惠衛桓之於春秋天子不敢問則齊宣梁惠之於戰國亦無足怪者矣天下豈獨一荆楚乎東周之鼎幾何不遷之於函秦乎然則如之何春秋之法正

本澄源當自上者始

魯婚姻例

魯逆夫人夫人至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成十有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

内女歸于他國

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伯姬歸于紀
七年叔姬歸于紀
莊十有二年紀叔姬歸于酅
僖十有五年季姬歸于鄫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

嗚呼男女親迎則授受明禮也唯萬乘之尊不容親屈於諸侯故使卿逆之公監之自王以下一是以逆為禮詩曰韓侯取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之迎者也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大夫士之迎者也庶人工商皁隸牧圉有不以是者父母國人皆賤之也吾讀衛鄭諸國之風吾悲之嗚呼親迎之禮不明至此邪夫婦之道莫善於克終春秋之筆莫嚴於謹始書魯逆夫人者五獨於桓莊為詳所以志

其亂魯之階於文公為略所以志其去魯之本齊侯不以桓公之篡而與之謀婚桓公不往親受於齊而使賊以逆姜氏象之其又何誅焉禮有逆女無送女齊侯送姜氏于讙所以邀公之必來也經書公會齊侯于讙繼書姜氏至自齊設使齊君不送公必不會公之重在齊侯重不在逆女明矣始之不正終於何有哉莊公受制文姜必齊女而後取三十餘年未有内主公之求於齊也急而齊之應公也緩納幣使卿公實親往春秋所以

示譏逆女親者也春秋可以無貶然而如齊逆女公其知有桓公乎如則順而所如之國則逆逆之是而所逆之女則非經不書至而書入以國人有所不與也宗廟有所不受也魯君婚姻之事未有如桓莊之詳且悉者文繁而不厭聖人以是著魯禍之本歟以是為天下之大戒歟男不親迎不得以有室女不親迎不得以有家使大夫非禮也况微者乎文公斬焉衰絰之中使襄仲如齊納幣識者知其忘先君矣又貴聘而賤逆不書夫

人魯不待以夫人也姜不書氏齊不待以女也曰逆姜于齊則不知其為嫡為妾逆婦姜于齊始知其為伉儷貴為諸侯而婦不得稱夫人春秋所以嚴正始之辨後乎書至則曰夫人姜氏書歸則曰夫人姜氏終不與敬嬴得以代之也文公十八年之簡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數字淒涼為千古簡編之恨春秋安得不於逆婦之初而謹之乎書逆婦者三二有姑之詞也一賤逆之詞也豈唯魯為然哉外諸侯之逆女自裂繻以來親迎

之禮廢久矣書紀伯姬悲之也書鄫季姬寵之也伯姬于宋三以媵書叔姬于紀兩以歸書賢之也外女書至視魯其家也内女書歸視諸侯其家也歸者所以依人以終身也然則杞叔姬郯伯姬齊子叔姬曷為又書歸乎吁知出姜之初不書至則知三姬之初不書歸

魯蒐狩例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七年焚咸丘

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

昭八年秋蒐于紅

十有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定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有四年大蒐于比蒲

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嗚呼春秋兵制襄公以前未聞也至襄公而三軍之名

作春秋蒐法昭公以前未聞也至昭公而大蒐之名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諸侯歲以三田為禮吾攷襄昭以來兵制壞而蒐狩之制壞魯之公室遂壞而不可復拯矣豈無故而然邪狩郎犯非地之戒狩禚忘不天之仇罪之輕重不可以槩雖然斯時也蒐狩之制未壞也按僖公之頌公徒三萬其人公車千乘其賦即位三十餘年豈蒐狩之禮未甞一講春秋不書大抵得時與地之故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師此乃兵權旁落之漸三

軍魯之舊制襄十一年書作三軍者版籍缺落三家各毀以充三軍之數昔為公室有今為三家有春秋書作不宜作也斯時公室三矣而猶未也昭之五年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公室於是乎四紅之蒐舍中軍之三年也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不知誰為公室之民乎自後三蒐比蒲一蒐昌閒俱以大名夫大蒐天子之法也而夏官司馬之司也魯兵制壞而蒐狩之制壞三家之僭且及此矣豈特失時與地之為可譏哉春秋

於桓莊之狩言公而昭、定以後不言公公不與蒐也定之十四年公雖在蒐猶無公也公不與蒐國不顧君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賤者且獲其非常矣春秋安得不止於獲麟

魯祭祀例

郊望 郊牛附

僖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有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有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嗚呼天子不卜郊魯卜郊何也魯人上僭天子之禮每郊必卜于上帝吉則郊不吉則否卜之者其魯人以僭禮之為疑乎凡卜不過三過三而卜則失其度郊不過春過春而卜郊則失其時冬至之日郊天子之禮也魯不敢用日至而但用啟蟄十二月之下辛卜正月之上

辛不從則以正月之下辛卜二月之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之下辛卜三月之上辛又如是則不郊矣春秋不書春卜郊者自日至以至於啟蟄以後皆郊之時也僖公四月之四卜襄公四月之四卜其過在於三月不從而猶卜也成公五卜則甚矣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是卜之後時至四月而始三卜也子公羊子以三卜為禮豈知春秋書三卜之後時而非禮與惠公請行郊禮以來遲疑顧盼不敢直情而徑行之禮之將用則卜卜而不

從則不郊至成十七年之九月經書用郊則郊不復卜而直用之矣定公五月之辛亥郊哀公四月之辛巳郊不卜而郊毋乃以先君成公藉口不思郊不過春爲祈穀祭帝耳夏而種秋而斂將焉用此哉經書不郊猶三望可也三家之傳諸儒之註莫有據依余甞論天子郊天則百神從山川星辰之神莫不在也天子不能親至其所而祭故有望焉三云者總山川星辰之神而言之也有天下者祭百神魯安得用此禮乎郊者僭禮之大

者也魯既免於僭禮之大而猶未免於僭禮之小聖人以為不如勿望而已矣此春秋書猶之意也然則郊之得其時而卜之得其度其為禮乎曰春秋書之不可勝書惟於失禮之中而又失禮焉則書之果以為禮乎夫子何以有周公其衰之歎

郊牛

嗚呼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名牛納而視之

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月半君廵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春秋書鼷鼠食郊牛角猶可曰有司之過也改卜牛而又食其角則非人也天也郊牛之口傷則無鼷鼠而自傷也改卜牛而牛又死豈人之所能為哉春秋書卜郊而屢不從書改牛而又食天其不享魯僭乎鼷鼠食郊牛角祇食其角耳口傷祇傷其口耳食郊牛不言其所食之處則徧牛之身皆食也牛死則如之何曰埋之牛免則如之何曰有司玄端送於南郊而放

之然則春秋或書免牛或書免牲何也曰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之曰牲曰免牲是不郊也牲已可用而免之也故不曰不郊但曰免牲曰免牛而又曰不郊者牛未可用而免之也故既曰免牛而又曰不郊春秋一字之權衡其可輕易乎哉吾故備郊牛之説而寘之魯郊之次

魯禘例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嗚呼禮不王不禘天子立始祖之廟推本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祀之而以其祖配之此之謂禘諸侯不敢祖天子而以其始封為祖故禘不及諸侯也周有二祖太祖文王始祖后稷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文王配帝於明堂稷配天於郊嚳禘於太廟周制也東遷以來諸侯率以天子為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衛蒯聵亦曰太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亳城北之盟亦曰先王先公七姓

十二國之祖諸侯之僭蓋不獨一魯矣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此禮豈獨罪魯邪魯有二禘有常禘有三年之喪畢而禘春秋書之則不勝書唯禮之重失則書之閔二年之禘則譏其未喪畢而服吉也先君之几筵猶在於寢未可以稱宮廟也僖八年之禘則譏成風將為夫人舉先君之衆妾母而悉致之廟也若祇以禘為失禮則春秋不書矣程子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薦庶人享魯有祫祭而春秋不書祫何也曰諸侯之事無大於

祫大事即祫祭也有事即常祭也春秋書大事則祭無大於此矣聖人以是明郊禘之僭歟自閔公亟行是於莊公自是羣公之廟往往用此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三家象之其又何誅焉禘于襄公萬者二人蓋春秋所不忍言也若夫禘于僖公順祀先公而祈焉吾不知誰為之誰為之

魯雩例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有三年秋九月

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秋九月大雩　十有六

年秋大雩　十有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

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

秋大雩　十有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四

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有二年秋大雩

嗚呼魯之雩其有二乎有常雩有旱雩建巳之月蒼龍之宿昬見於東方是時舉雩禮以祭之祈百穀仰膏雨也若乃旱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雩而雨則但曰雩雩而不雨或旱而不雩則始曰旱經無建巳之月書雩者

其魯之常祭歟或一年而兩雩或一月而又雩者其旱甚歟然則雩以大書何也天子之雩主上帝諸侯之雩主山川星辰春秋書大雩則魯人僭天子之禮而雩上帝矣然則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毋乃是歟曰誰為是言若吾夫子之言則信若吾夫子之言則信

魯土田例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成二年取汶陽田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襄十有九年取邾田自漷水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　二十有五年齊侯取鄆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隂田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嗚呼隱桓之初諸侯其猶有王室乎鄭莊以詐力行乎諸侯專盟專伐宜不王室是顧行一不義則歉然有不能自安之心未嘗的為之名正為之辭深自諱晦以盖其不義之舉雖天資之巧詐過人亦有所顧忌不敢直

情而徑行之也許田於魯為朝宿之地祊於鄭為湯沐之邑舊矣鄭莊之請以祊易許田則隠公之八年也我既入祊而不與鄭以許田鄭人不急不迫未甞有辭於我者四年以周公之原廟在彼魯人重以與之而鄭人亦重以請之也桓公以簒得國求寵於諸侯寤生藉此為取許田之隙不獨以祊而以璧繼之不敢以請而以假名之假云者其殆鄭莊歉然不能自安之心乎是時周室雖卑主用猶在一旦明天子復行廵狩朝覲之禮

祊魯不得而有而許田鄭亦不得而有也我不曰假魯將以王室為辭嗚呼假之名其起於此乎諸侯猶知畏王室者乎春秋循是而書曰鄭伯以壁假許田蕪其王室復行廵狩朝覲之禮也繻葛一敗不可收拾天子亦聽諸侯之不復朝覲矣夫諸侯之寶三土地為上不敢以尺寸取諸人亦不敢以尺寸予諸人春秋凡魯取邑則書以貪人之有為罪取魯邑則不書以失地為宗廟之大辱也故内不書叛必書圍所以見其叛外不書取

必書歸所以見其取取不書歸必有故然後言其取不以尺寸予諸人者也外邑來歸則我書入以言其逆已邑來歸則我不書入以見其順不以尺寸取諸人者也嗚呼取必無歸春秋書歸以幸之假必有歸僖公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其諸許田之歸于我歟春秋不書其諸書假則不必書歸歟魯公受之至桓公而棄之春秋所以著其罪桓公棄之至僖公而復之詩頌所以嘉其功所可惜者周為天下共主聽諸侯土田之自棄自復

而莫之能治也聖人望周之意缺然也異時鄟田之爭
使劉單二子訟于晉閻田之爭執廿大夫襄以謝于晉
周尚如此何以庇諸侯哉吁安得韓穿一言而汶陽之
田不歸于齊

魯城築例

隱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十有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郿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

二月城諸及防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三十有

二年春城小穀（左氏云為管仲范氏云魯西北有小穀城）

文七年春遂城郚　十有二年冬季孫行父帥

師城諸及鄆

宣八年冬城平陽

成四年冬城鄆　九年冬城中城　十有八年

秋築鹿囿

襄七年夏城費　十有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十有九年冬城西郛　城武城

昭九年冬築郎囿

定六年冬城中城　十有三年夏築蛇淵囿　十有四年城莒父及霄（此年無冬）

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四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

嗚呼春秋内書城者二十有二其皆譏之乎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先王之制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先王之時也春秋非以其不時書則以其過制書得時與制而猶書之者所以重民力也夫先王建國諸侯受封之初皆有城郭以域其民豈必春秋而後為城築計歳月以久之風雨以頹之干戈矢石以憑陵之時葺其不完以為民備猶有先王之時與制在若乃凶年而城凶年而邑尤春秋之

所大戒一年而屢役一役而兩城君子以為用民力之為已悉矣城而帥師帥師某寇將至不曰牖戶綢繆迨天之未隂雨邪興城造邑猶恐勞民築臺築囿何以為役攷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不興一城築不造一臺囿不敢輕用民力南門才一興役而仲尼之筆已繼於梁亡之後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深意也抑吾讀春秋而有懼焉城郭之制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春秋以後皆大夫之私城其邑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本大末小是

以能固其民而無爭心叔仲謂南遺多與而役以城費後來圍費隳費公室一大勞動季孫叔孫帥師城成郛至圍成之役定公親往竟不得隳防臧氏之邑乃大城之卒使武仲得以防要君而求後於魯武仲且爾又何議乎他成公以後魯多叛邑非末大不掉之弊即櫟人知有子元而不知有鄭曲沃知有欒氏而不知有晉是假寇以兵而齎盜以糧耳故大城國之害也國不可無城城不可無民民不可無吏有社稷人民者盍于此乎

念豈一城一邑所能係其成敗存亡之數也哉

春秋提綱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六十九　經部

春秋提綱卷十　　宋　陳則通　撰

雜例門

魯宮室僭侈例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

莊二十有三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文十有六年毁泉臺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宫

定元年立煬宫　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

觀

嗚呼吾讀漢儒之記禮而深悲之成王周公之用心終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伯禽亦為之誣也久矣其言曰成王命伯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太廟象天子之明堂庫門象天子之臯門雉門象天子之應門後

之讀記者亦曰成王以此命之魯也不知漢儒之為此說其源流蓋自讀春秋之誤也彼見夫春秋之於祭祀也則有郊禘之文於宮室也則有延廏南門雉門兩觀之書遂從而附會之謂魯人可得以用周禮不知春秋正譏魯人之不得以用周禮也延廏法廏南門法門雉門兩觀皆非諸侯所有春秋一是以新書之蓋譏其新必有譏其故者矣新者因其故而治之不悟先公之惡其罪小新作者盡廢其故而復為之效尤先公之惡其

罪大先公爲之已知而改之以復諸侯之舊足矣或曰若子之言春秋不以毀泉臺之例譏之乎𤰞泉臺之築不至於僭先公爲之已勿居之則可毀之則太甚若夫延廄南門雉門兩觀則有天子之制在豈得與先公泉臺比乎使魯有賢子孫毅然改之以復周公伯禽之法度以聳四方諸侯之觀聽春秋當何如其褒也縱不能改勿修可也今又新之以彰先君之惡春秋寧不責於爲人之子孫者乎或又曰皐門有伉應門將將雖古公

亶父猶為之諸侯為之無害也吁大不然臯應二門雖立於古公為諸侯之時迨武王克殷周公制禮遂定為天子宮闕之制豈有既為天子之制而復假於諸侯者此成王之所不當予而伯禽之所不敢受也攷之春秋周公子孫不克守先代典籍不惟上參天子宮闕之制其亦參諸侯宗廟之制諸侯廟制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禮也成公六年立武宮大非宮廟即遠有毀無立之意卒使意如效閭巷小人之謀禱于煬公以兾非望之

福追定公立又為立宮以媚之宗廟舊制大為姦臣所破壞哀公何時桓僖之宮猶不之毀季氏擅國之私一至此乎不惟夫人諸侯宗廟之制其又夫人祔姑之制妾母有妾祖姑則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禮也隱公五年則祀仲子用諸侯之羽數而萬於妾母之宮經書曰初前此未之見也仲子别宮猶可僖公禘太廟致夫人則成風竟得以祔於廟矣仲子之書字猶可文公之簡書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則妾

母竟得以稱夫人小君矣其後敬嬴定姒齊歸之例且踵踵矣不知周公魯公娶於薛惠公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其肯合食於廟乎嗚呼宮闕之制壞則君臣夷也宗廟之制壞則昭穆混也夫人祔姑之制壞則嫡妾均也其他丹楹刻桷之侈譏之不可勝譏吾無譏焉猶曰魯秉周禮也如是而為秉周禮也吾是以為諸侯羞也吾是以為世道嘆也

魯宮室災變例

桓十有四年秋七月壬申御廩災

僖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文十有三年大室屋壞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嗚呼春秋之於宮室也非僭禮不書非志災不書災之餘而再役也亦不書御廩不無作也大室不無修也新宮不無再營也攷之春秋無復興役之文獨雉門兩觀災於定公二年之夏五而新作於二年之冬十豈雉門兩觀則有再役而御廩大室新宮魯人不復為之乎吁不然宜新不書必不宜新也而書之以見其侈宜作不書必不宜作也而書之以見其僭雉門天子之應門兩觀天子之外朝覲災不戒而又為之君子謂定公於是

乎棄王度矣書災則造者之罪魯先君當之也書新作則復者之罪魯定公當之也春秋之於宮室豈徒志災而已災御廪而嘗非禮也新宮而哭非地也夷伯廟震有隱慝也大室屋壞志不敬也西宮之災暗室屋漏之地不可不謹也桓僖之災三家擅魯之私不可不禁也此猶可也至哀四年六月之亳社災天之示變於魯豈小也哉昔武王克殷使諸侯皆置殷社以為戒亳社災則天奪之鑒而魯亦隨之矣春秋志災亦止於此矣嗚

呼宣榭火則宣王中興之迹無復望於周亳社災則殷人已覆之車將復見於魯悲夫春秋之於宫室也豈徒志災而已矣

災異總例 魯災異上 魯災異下 水旱 外國災異附

魯災異上日食星變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 八年冬

十月雨雪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年冬大雨雪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　三十有三年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十有六年

五月甲子地震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昭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冬有星孛于大辰　十有九年夏己卯地震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一年十有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五年春王三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十有一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八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十有三年冬十

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魯災異下

隱五年九月螟　八年九月螟

桓五年秋螽　十有四年春無冰

莊六年秋螟　七年秋無麥苗　十有七年冬多麋　十有八年秋有蜮　二十有八年大無麥禾　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僖十有五年八月螽

文八年冬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十年冬饑　十有三年

秋螽　十有五年秋螽　冬蝝生　饑

成元年二月無冰

襄七年八月螽　二十有四年冬大饑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昭二十有五年有鸜鵒來巢

哀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九月螽　十有二月螽

水旱

桓元年秋大水　十有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二

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三

十有一年冬不雨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二十有一年夏

大旱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

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有三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宣七年秋大旱　十年秋大水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外國災異

莊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年夏齊大災

僖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十有六

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

鷁退飛過宋都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宣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成五年梁山崩

襄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甲午宋災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

午宋衛陳鄭災

嗚呼自漢儒以春秋附洪範而後世之言天也誣矣一災則一事之應一異則一徵之名其言天人相與若甚密而不謬者何休之解春秋又祖其説而波蕩之嗚呼天乎若二三子之所見則小矣不曰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乎夫先事而至謂之異隨事而應謂之災春秋事應具存未嘗條而分之目而析之若漢儒之所言者日有食之不指其何物者缺其所不聞也孛入北斗必以有書者志其不常見也星隕如雨已隕之後其象何

為隕石于宋方隕之初其物為何聖人未嘗不究其所以然而終不敢言其所以然為言之近於誣也聖人之重言天如此而况指某災某異而為某事之應哉隕霜殺菽舉重也隕霜不殺草舉輕也無冰燠甚也雨木冰寒甚也雨雹時或有之而大則為妖也震雷雨雪天時之常而過則為災也其類如地震火災水旱之變為人君者盡引而自咎曰君道廢歟臣失節歟宫闈之不正歟民事多失和歟何變異之荐臻也意者兵役繁興而

不務職歟宮室過盛而不知量歟不然何以至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正欲人君廣修德以應天也雖然天文之異雖可憂物象之妖深可畏鸜鵒𡾰禽也蜮南越之妖也蜚亦魯國之所無也有之則為異故春秋書之曰有麋魯所有也有不為異而多則為異故春秋書之曰多螟螽蝝天下所多也多不為異而災則為異故春秋但書之曰螟螽蝝物反常為妖春秋謹之而又謹之者也或曰外災外異惟宋為多何邪宋魯乃赴弔相

通之國其見於簡書最密仲尼於宋其聞之祖父也最詳史記有可得而書者春秋有可得而詳者石隕鷁飛蓋有不必告而告之者故春秋書外災外異莫詳於宋其他諸國至有廢興存亡不以告者矣災異云乎哉或又曰三國五季之世祥瑞之列於汗青者相望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專書災異無一祥瑞之足言者何故春秋祥瑞不書惟有年則書今有年所以為上瑞也吁桓宣之世兩書有年春秋以為瑞乎以為異乎聖人以為

喜乎以為憂乎盍思之

鄭莊公之後五世兵爭

按左氏莊公乃魯桓公十一年卒祭仲立公子突世子忽出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世子忽復歸于鄭是年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公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迎鄭子于陳而立之杜云子儀也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二子而納

厲公至此凡二十有二年始定

晉昭公之後五世大亂

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曰仇即文侯弟以千畝之戰生曰成師即曲沃伯桓叔按左氏於桓公二年傳載魯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侯於曲沃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又

載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公二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七年冬曲沃伯誘小子侯殺之八年滅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翼按詩孔氏曰在平陽絳邑縣　曲沃按詩孔氏曰在河東聞喜縣

夏五闕文

夏五者何穀梁曰傳疑也公羊曰無聞也杜預之觧左氏亦曰闕文也無聞則無聞矣闕文則闕文矣傳疑者又何足以疑哉夏五而必繼之以月無疑也聖人於此既不難於一字之增而卒不敢者非有所不知也知而闕之者乃千萬世之信史也葢春秋多闕文唯桓公之簡為甚春秋之左氏多闕傳唯莊公之簡為甚桓五年之甲戌己丑非以两日赴也甲戌之下有脱簡耳四年

之無秋冬七年之無秋冬非聖人削而去之也桓公之
春秋多闕文矣左氏有經而無傳者尚多有之獨莊公
自元年以後大半失傳自十九年以後空一年之經而
失傳或累數年之經而傳皆無之以迄於莊公之末疑
有墜失之最甚固不止如成公二年夏五之闕文也傳
且如此况聖人之經乎况聖人所修之舊史乎宜夏五
之闕矣夫子以前為舊史為舊史之闕文夫子因之遂
為聖經之闕文史之所闕者聖人且不得而增經之所

闕者學者其可得而議之哉嘗考杜預之解左氏每遇
闕文則曰史闕文也范甯之解穀梁每遇闕文則曰甯
所未詳獨何休之解公羊以為春秋皆無闕文隻字片
簡偶有墜佚則曲為之説以附會於經桓十七年之五
月不書夏則曰非闕文也月不繫時者文姜不繫之桓
也僖二十八年之冬有壬申之日而無月則曰非闕文
也日不繫月者諸侯不繫之周也昭十年之無冬則歸
咎於昭公之不郊定十四年之無冬則歸咎於季桓之

受女樂失馬遠矣而執塗之人曰馬之失也職女之由此皆不近人情之論凡某闕文皆有論証至夏五不得其說則置然而不敢解休也生平之技始窮矣然則春秋不書者其皆闕文乎隱十年之無正桓十有四年之不書王定元年書春王而無正月若此者亦闕文乎若盡以夏五之例而例之則聖人筆削之意隱矣學者之解釋經疑宜於此審訂之但不當如何休之附會以春秋皆無闕文至夏五不得其說以為後世笑

元年春王正月

孟子謂晉之乘楚檮杌魯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取春秋之名者取其義也蓋王者而後改元諸侯改元非正也諸侯有世無年有某事則繫於某王某年之下據隱公元年合書曰平王四十九年公即位今書曰元年是魯自改元矣春秋之書舊史也韓宣子於昭公二年聘魯當時夫子年十有三見魯之史已名春秋迨夫子約魯史

仍名之曰春秋蓋深有取於春秋之名之義微寓乎尊王之意舊史則未必知之而夫子則深取之天子以年諸侯以時年雖魯國之僭而時乃天子之授時而天下諸侯之所同有夫子超古史而立法於元年而繫時焉以見春秋一統之義魯雖可以黜周之年終不可以黜周之時書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則一年皆不可無時則人亦不可以一日而無王夫魯改元亂也今書春而繫以王見王者後天而奉天時書王而繫以正

見王者猶能頒正朔於天下而諸侯必奉王者之正朔而後敢即位見魯亂而一王之法不亂也故書魯元年而名以春秋黜其年也不書周之紀年而書春者大周之一統也所以存周也觀春秋之二字即可以知尊王之義矣

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夫子六經皆用夏正周之時即夏之時也顔淵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此夫子作春秋筆法也嗚呼千載而下誰能明

聖人之心哉

元年春王正月

嗚呼春秋書春王正月或云周正或云夏正千載而後諸儒未有能決之者若以周正紀事則四時十二月之次更錯迭紊而人時不復正矣曾謂春秋繫年月日時之書若此哉盖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周家不沿夏殷之舊以子月為歲首天子開明堂受朝賀布政令於四方用是月也若乃敬授人時巡狩烝享猶用夏焉汲冢周

書云惟十有一月既南至亦如商書所載惟元祀十有二月而四時十二月之次未嘗改也特所尚之歲首不同耳孰謂子月為周家之正月哉今按春秋書桓八年冬十月之雨雪僖十年之冬大雨雪或謂雪之失時為災不知雨雪政不在災異之例也水旱螟螽之變大饑無麥苗無麥禾之書聖人畏天災憂人窮也至矣書雨雪為嗣歲之喜也此說得之語南馬氏或曰子謂冬月之雨雪則春秋之常事不書雨雪於冬常事也此何以書曰二百

四十二年而兩書雨雪其可以為常乎兩書有年則其他公私不足之年多兩書雨雪則其他陰陽錯繆之年多大抵古人所謂周多燠年之說不妄也若三月大震電大雨雪則春秋始以災異書矣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或謂十月之隕霜不知十月陰氣始盛雖不殺草亦不為異季冬之月此為何時霜不殺草乃所以為異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或謂十月無菽此八月之隕霜也不知中原之菽亦有晚穫者詩云

歲聿云暮采蕭穫菽則周家以十一月為歲首而十月乃歲聿云莫矣若謂十月無菽而獨八月有之則八月豈歲莫之時乎攷之春秋比比皆然何必如公羊左氏易時易月而後為是哉或又曰周官有正歲正月之異子何以知正歲之必在子而正月之必在寅曰正歲直周人所尚之歲首耳正月則四時十二月之次與歲首無與焉豳詩之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於十月為將改歲則正歲之在子而正月之在寅明

矣若謂正月之必在子則豳詩於周家正朔何故不稱正月而變其文謂一之日哉左氏謂正月為周正至於天策鶉奔之謡不能不用夏杜預專以周正釋春秋至於絳老人甲子之説不能不用夏則夏正乃萬古不易之時商周改之而不可改秦人去之而不可去左氏杜預諸儒欲不用而終不能不用夫子正恐後世疑周家之正月在冬之十一月故曰春王正月則春乃王之正月也夏正乃百王之所同也彼杜預之於春秋孔安國

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尚區區守周正之說吁惑矣吾不攻而自破矣

夏正得天

火心星也天子明堂之位也大火之行於天每歲十一月十二月迭移于他次獨正月不違乎建寅蓋建寅之月乃天子坐明堂布政令於四方上奉天正下授人時皆是月也所以堯典劈頭便以敬授人時為第一義以建寅之月為萬

世法正夫子作春秋意也天且不違而況於人

乎

獲麟解

嗚呼獲麟二字三家以下言之愈多聖人之心愈不可得而見春秋奈何以獲麟終乎孔子適晉將濟河聞殺竇鳴犢而止為世亂讒勝禍之將及人也故春秋之作夫子有知我罪我之歎定哀之世微辭為多聖人危行言孫之意大不獲巳也然則奈何終於獲麟或者以麟

為瑞應不知麟之自出乃太平之瑞王者之應今不得深藏遠匿於山林之間而反因獲於虞人失物之性安得為瑞夫春秋書狩郎狩𥙷未有不志其地今但曰西狩則窮國以西滛獵所至雖麟不獲免焉麟仁獸也仁人君子之象也感獲麟而絶筆其聖人遁世無悶之意乎其聖人以天何言自處者乎故春秋止於獲麟吁此春秋一字之旨而聖人千載之心騷云使麒麟可係羈兮豈云異犬羊

魯論一書聖人於門人問答之際詳於詩書執

禮而略於易與春秋何也葢易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不敢輕以授人曰五十以學易乃夫子之自道未嘗以是輕許學者也至於春秋乃一王之法不惟不敢輕以語人絶無單言片辭及於春秋之稱又何也考之二十篇之中皆春秋襃貶之大法意及之而辭不及之者筆削闗於萬世之是非予奪涉於當時之喜怒使其書出於夫子之時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則世之人

將有甚於叔孫武叔者矣故春秋之授非私淑之門人不得以與於此也及觀孟子始益信余言之不謬孟子之論春秋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取之又繼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孔子絶筆於哀公之十有四年下至孟子當平公之世已一百六十餘年若以三十年為一世而論孔子至是殆五世矣

春秋所襃而謂之君子者其澤固至是而斬春秋所貶而謂之小人其澤亦至是而斬雖有子孫服屬已盡其好惡消其是非定春秋之書可以出矣孟子猶不敢以斯道為己任則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但以春秋之學私淑之人也世皆以左丘明親受經於聖人不知左氏之傳皆事迹耳而春秋襃貶大義惟孟子之得其正傳也觀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之語此

非長於春秋乎春秋天子之事之語此非深得於春秋者乎則春秋為夫子身後之書惟孟子之得其正傳也韓昌黎荅張籍亦以言孔子之作春秋也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馬所以慮患之道微矣如斯言也於獲麟之辭豈不信哉

論左氏

余嘗論三傳之異同而獨於左氏惜馬公穀但釋經而

已春秋所無公穀不可得而有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得而無左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其事與辭過公穀逺矣獨惜春秋所有者或無而無者反有抑揚褒貶之義猶未之見焉齊桓晉文其功誠足以稱霸必起其侵曹侵蔡伐衛之由則有功者易以見疑楚靈之暴晉三郤之專其罪皆足以殺身必起其見殺之由則為惡者辭以自解滅譚則曰譚不禮焉滅遂則曰遂人不至滅舒鳩則曰舒鳩

卒叛大之加小何患無辭必起其見滅之由則滅人之國者皆可以無罪考傳之顛末大抵類此乃若言豎取秦言術取晉卜筮占候相人之法事事竒中借曰術家之流勿論至於君子覘人亦曰欒氏先亡趙孟不復年今玆宋公與叔孫皆將死覘人之國亦曰虞不臘虢不五稔楚不十年若陰有兒神發之者吾是以未敢深信也蓋左氏之長博采諸國之記而為之傳沿流泝源使學春秋者有所証左氏之失張本春秋之事而為之辭

枝牽葉蔓使學春秋者易以疑陳桓公尚在而先舉桓公之謚鄭洩駕呉諸樊已死而尚見洩駕諸樊之人此皆左氏浮誇之過而不自覺且其載豎巫卜筮占候相人之法於聖經何與哉雖然論聖人之謹嚴則左氏於春秋為有過論公羊之俗穀梁之短則左氏於春秋為有功宰咺歸賵二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為妾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

類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何以知春秋哉

余又謂左氏之誇固可惜杜氏之訣深可罪杜之釋傳

阿媚取容有不可曉動曰經誤預聖門之罪人左氏之

面友也余亦嗜左氏者人知杜氏之訣則知吾言之忠

讀竹湖世紀如溪澗之水清泠可掬魚蝦可以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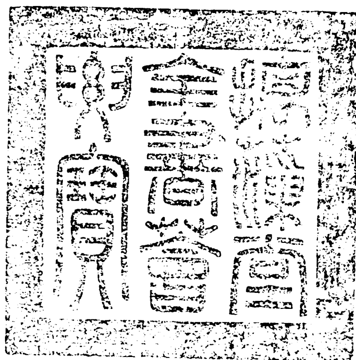
數讀鐵山提綱如長江大河浩汗澎湃魚龍萬怪

出沒其間見者自惶惑欲避奇哉遂為編次以傳

小山陳應龍跋



春秋提綱卷十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葉大奇